

上海

李青：若比邻

LEO XU PROJECTS

上海市徐汇区复兴西路49弄3号，位于乌鲁木齐路与永福路之间。

2013.11.30-2014.01.17

风景不再是愉悦之地，它已经变得更人工，更假；而所谓“若比邻”，只是你的想象。整个展览，最值得流连的应该要算《窗棂诗稿》（2013）。如同一场偶发的狂热，“有人”握笔将诗赋在了窗框边上——这是一种双重享受，好比窗外的风景是柔软香喷的面包芯，而窗框是口感带筋，经得起咀嚼的面包边，附赠之物——窗口也不是一般尺寸，像是一个气窗，有明确的栅栏，那种被压制的自由，如一个失意者暂时忘却自己身后的狭窄和逼仄，面对窗缝里的楼厦，草就了一段表曲。然而诗歌实在太熟悉了，只要看到短短几个字，曼德尔施塔姆的《列宁格勒》几乎从脑海里一坐而起——“鱼肝油”和“腮腺炎”变成了“筋脉”和“睾丸”。“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：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”，变作“牢记十二月的这一天，讨厌的中华烟混合了皮蛋黄”。老曼在诗歌里住在后楼梯，小李则住在亭子间。上海的意象是如此明显，还有“外滩是半个世界的大使馆，银行，太阳寂静！”在Leo Xu Projects的画廊里，窗户处处在在，甚至还可以将窗开出一个10°夹角，陷进了假墙内部。墙上的窗口里浮动出一层风景，即李青油画，他们清晰，又模糊，有点像河岸里的晃动的倒影，但建筑仍流露出一种殖民主义时期的构筑物特点，多立克柱，茛苕花环，窗口飘进了金融银行、酒店这类带有典重、敦厚的构筑物气息，并且迫使我们一起来眺望。究竟是谁需要如此看，在什么地方看，这投注出的视线中裹着一种怎样的情绪，他所在之地的与他所渴望的“对岸”世界是否对称？



李青，“若比邻”展览现场，2013。

进入Leo Xu Projects二层空间，四周赫然暗下来——满世界都是那棵黄山迎客松，它淌着紫丝绒的光泽，呈现丝网版面的效果，波普解放了那棵树（《翠盖笼烟》，2013）。紧接着李青又试图解放另一个经典场景中的男一号。那个三角花园（由桃江路、汾阳路、岳阳路交汇成的中央区域）站着一位著名的俄国人。我注意了一下他背后影影绰绰的梧桐树和昏黄路灯——据说艺术家乘着暗夜在普希金头上一阵忙活——影片中，老普发丝上正汨汨滴落血浆般的巧克力酱（《甜》，单频录像，2013）。世人常嗜法租界为甜，忘却法租界背后的空间嬗变，权力争夺，革命者兵不刃血地入主了人去楼空的别墅。法租界是分裂的，我情愿将“甜”看做“血”的隐喻。当然，李青仍然多情，多情于自己的起点，有一望而知的1980年代符号。在一个装置中，他营造了两尊流通于工农兵铁姑娘的标准像（《轮回记-两个女人（A部分）》，综合材料，2013），圆润且阳刚，但那羊油似的白蜡，以及铺满蜡像跟前的多肉植物，那么扭着、螺旋着，一点点小绿营造出成为一个既温暖又舒服的装置。不过，或许，在这个越来越平的世界里，拿起矛，拿起盾，左右手相博，戳出更多的不痛快来才更令人痛快。